

# 似則雖似 是則未是

鄭 湧

睦州問：「近離甚處？」

《碧岩錄》第十則：

睦州問僧：「近離甚處？」僧便喝。  
州云：「老僧被汝一喝。」僧又喝。  
州云：「三喝四喝後作麼生？」僧無語。州便打云：「這掠虛頭漢！」

本則公案，哲學博士先講。

博士說：對於這則公案故事，圓悟克勤禪師在解讀時，反復談論「喝」，並強調了「識機變」的重要。而在《禪是一枝花》這本書裏，胡蘭成細分了幾種不同的「喝」之後，最終也落腳於「機變」。

「機變」，可以說，是這則公案的一個重要話題。不過，今天我想換一個話題，談談「似則雖似，是則未是」。這個話題，和「機變」有密切的關係。在這裏，我是想把「似」、「是」的分別、分辨，作為「識機變」的一個重要前提來談。所謂「前提」，就是洞察「機變」的一個先決條件，處於「識機變」之「前」、「先」。

哲學老師插話：這是現象學呀！我是說：你這話，聽起來有股現象學的味道啊！

博士答道：現象學，我剛在學，並不懂。也許那只是一種巧合。

小青姑娘笑了起來：呵呵！恐怕不是巧合，而是「似則雖似，是則未是」吧？！

博士接著說：你怎麼說都行。我這個話題，雖然也是這則公案的題中應有之義；然而，換這麼一個不同的話題，我總有那麼一點惴惴不安，生怕自己丟了西瓜、撿了芝麻，買櫝而還珠。

不過，既然我已經選了這麼一個話題，那怎麼著也得有勇氣講下去。你們說是吧？

小青姑娘緊追不捨：你這是「做賊心虛」呀？！

小青姑娘東一榔頭、西一棒子，面對這接二連三的「無情棒」，博士似乎有點洩氣，嘴裏則說：哎！你一點面子也不給我留，還讓不讓我講啦？

看到這番情景，在座的其他人都來鼓勵博士，說：「請你給我們接著講吧。」

「既然大家捧場，我只好硬著頭皮講下去嘍！」博士一臉勉為其難的樣子，慢吞吞地講了起來：

「喝」，我們在其他禪宗公案故事（之六）裏已經談到過，這種宗風始於六祖慧能，而在德山、臨濟手裏蔚為大觀，被稱為「德山棒」、「臨濟喝」，成就了「棒喝門庭」。

什麼「是」「臨濟喝」？臨濟義玄禪師曾經自己介紹過，他的「喝」有四種，各不相同：

有時，一喝如金剛王寶劍，鋒利無比，立斬被喝者的妄執；

有時，一喝如踞地獅子，威猛異常，驅盡被喝者的邪念；

有時，一喝如探竿影草，洞察秋毫，使被喝者無處躲藏、深淺自顯；

有時，一喝不作一喝用，這個「喝」也不被所執，「喝」者本人並不執著於「喝」，更不會走火入魔。

所有這些，不同的「喝」，顯示了它們各自不同的「機用」。

在《禪是一枝花》中，胡蘭成也講了四種不同的「喝」，在我看來：他不是杜撰，至少也是有那麼一點

隨意發揮。請看胡蘭成的四種「喝」：

「一種是打開。假如你走進禪林的山門……剛剛坐定……尚未有所言，無緣無故忽聽得那和尚大喝一聲，喝得你魂飛魄散……但這是有名堂的，他是一喝把你喝到了天地之始。」

「又一種『喝』是感激贊許，你以為是否定你，不知卻是肯定，但又不是為肯定你的哪一點……」

「又一種『喝』是否定，他是真的發怒了，將你的錯處振威一喝。且不止為對你的錯處……」

「而還有一種『喝』是像若潔的說不好……」

我們把上面臨濟義玄禪師的「四喝」和胡蘭成的一對比，在座的諸位大概就能明顯看出高低來。我認為，同為「四喝」，卻相去甚遠。甚而至於，可以說，是「似」與「是」的區別；也就是說，胡蘭成的「喝」，「似則雖似，是則未是」。

哲學老師說：且不管胡蘭成是否真的像你所說的那樣，你這種「似」、「是」的分別，卻對我很有啟發。我想借用你的這種「似」、「是」區別，來讀讀本則公案：

睦州禪師，俗姓陳，名尊宿，睦州（今浙江建德）人士。他略晚於趙州和尚從諗、德山宣鑒，但又不像他們那麼活躍，鮮見於禪宗史籍。看來，他既不「群」、

也不「黨」。然而，他對臨濟義玄、雲門文偃那樣大師級的人物，都曾有「伯樂」之功。

他當然深知「臨濟喝」。他所問的那個僧，看來是知道一點「臨濟喝」的，也是想效仿「臨濟喝」的。不過，這僧的功底究竟如何，尚未得到驗證。本則公案所講的，正是睦州禪師對這僧的驗證，看看他的那種「喝」到底達到了什麼樣的水準。於是：

睦州問他：「最近離開的是什麼地方？」那個僧就喝。睦州問這麼一個問題，本來就是想探探該僧的虛實的。但是，僅這一「喝」，睦州還沒有看出那僧的虛實來；所以，睦州接著說了一句：「我被你一喝。」以此來再探虛實。那僧又「喝」；這時，睦州已經看明白了：這僧的「喝」，並無「機用」。這僧的「喝」，只是照葫蘆畫瓢而已，學臨濟義玄的「喝」，似則雖似，是則未是。這兩種「喝」，南轅北轍，風馬牛不相及，完全是兩回事。所以，睦州就說：「你就是三喝四喝，不斷地喝下去，又管什麼用呢？」對此，那僧果然技窮，無話可說。睦州舉手便打：「你這不懂裝懂的傢伙！」

出家師父說：「喝」，在禪門本來是一種「應『機』」、「接『機』」的手段，重要的是其「機用」。在「應『機』」、「接『機』」的時候，需要洞

察「機鋒」，把握「先機」。「機」方「動」，甚至是「未動」、「將動未動」之際，便有所察覺。即便是發生在一瞬間，電光石火、一閃而過，也能及時捕捉。

而對於這樣一種的察覺、捕捉而言，「似」、「是」的區別、分明，是極其重要的。倘若，不懂得這種區別，那就察覺不出也就更捕捉不到真正的「機」，就會「錯失良機」，就會以假為真，是非顛倒，凡聖不辨。如果「似」、「是」不辨，那麼這個僧人的「喝」，也就很容易被誤認為是和臨濟禪師一樣的「喝」了；「似」，就被混同於「是」；「凡」，也就被混同於「聖」了。

在禪林中，有許多的魚龍混雜，種種的假冒偽劣，儘管其中一些並不是有意為之，而只是他們本人的火候不夠，水準不到。因此，我們就得做一個明眼人，能夠識別這些。作為一個明眼人，就要能夠識別「似」還是「是」，把二者清楚地區分開來。

一位搞藝術史的朋友插話說：過去，在繪畫中，有人作過「似與不似」、「形似與神似」的區別。這種區別，（齊）白石老人曾特別強調過，他主張：求「神似」，不求「形似」。他還提倡：在「似與不似」之間。這對於繪畫界，至今影響還很大。

今天，我聽到了另一種的區別，即「似」與「是」

的區別。這個區別，我感到，是屬於另外一個層面……

哲學老師插話說：不錯！它屬於「真」、「偽」的層面。就藝術而言，它屬於藝術的「真實性」、「真理」的層面。立足於藝術，就可以作出對「真理」、「真實性」的人文解讀。德國現代哲學家海得格爾在其《藝術作品的起源》中，就是這麼做的，使當時德國的哲學界為之一振，耳目一新。

針對這席話，出家師父說：很高興你們能夠舉一反三，說古論今。但是，我請你們注意，不用捨近求遠，不必繞遠地到古人、外國人那裏去探究「真理」，而忽略了就在你們心中的「自家寶藏」。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。你們的「自家寶藏」，才是「主」，是「主人」。

居士朋友請求說：師父，您不妨給大家講講這個「主」的問題吧？

出家師父點點頭，就接著講了起來：談到臨濟禪師的「喝」，自然不能不講他的「分賓主」的思想。在這裏，我先給你們講一個故事：

有一次，臨濟禪師對弟子們說：「我聞汝等，總學我喝。我且問爾：東堂有僧出，西堂有僧出，兩個齊下喝，哪個是賓？哪個是主？爾若分賓主不得，以後不得學老僧。」

講到這裏，師父對他徒弟說：你可不可以給大家講

講，什麼是「賓主」？怎麼去「分賓主」呀？

徒弟答道：謹遵師命！

臨濟禪師的這段話裏，重要的是：他的「分賓主」的思想。何謂「賓主」？我覺得：「喝」，也是一種「應機」、「接機」，「喝」者自己一定要能夠「明心見性」；只有這種「明心見性」的人，才有可能知道誰是「主人」；知道了「誰是『主人』」，才有可能知道誰作得了「主」、怎樣「作得了『主』」。如此等等，「喝」者方能把握得住全局，高屋建瓴，掌握主動，應對自如。而不會像本則公案故事裏的那個僧人一樣，被睦州禪師問得手足無措，答不上話來。

換句話說，「喝」者（即應對者）自己應該是一個「明心見性」的人，他知道自己「本心本性」，這個「本心本性」又能夠左右他、作得了他的「主」。「分賓主」，就是強調：讓你們自己的「本心本性」，來作你們的「主人」吧！而不要讓其他外在的東西迷惑你們，讓它們牽著你們的鼻子走。本則公案故事裏的那個僧人他「喝」時，仍被迷惑於臨濟禪師的「喝」，是在模仿臨濟的「喝」；因此，他是被臨濟牽著鼻子走的，這是被外在的東西所左右。

從「喝」的角度，區分「賓」、「主」，最主要的辦法是去弄清楚：這一「喝」是否不僅僅「應」了

「機」，並且占了「先機」。奪得「先機」者，可為「主」。而與「主」應對者，必須懂得「機變」，「隨機應變」。

居士說：「明心見性」、知道自己的「本心本性」、讓這個「本心本性」能夠左右自己、作得了自己的「主」，說得好！與此相關，我倒聽到過一個說法，很能說明問題。那就是：寧當花匠、不當皇上！

這句話什麼意思呢？就是說：做自己熟悉的、喜歡的、有能力做好的事。如果，一個人能做花匠，他要是去做花匠，能夠做成全國第一，甚至世界第一，那就去做花匠，不做別的；即便給他做皇上，也不要去做。因為，他能做並能做好花匠；但是，他做不了皇上。一旦他做了皇上，那一定是一個不稱職的皇上，會把一個好端端的天下，弄得亂七八糟，烏煙瘴氣。

可是，現在有哪幾個人是明白這個道理的？你們看，偌大一個中國，一說經商，那立馬就「十億人民九億商，還剩一億跑單幫！」一說炒股票，那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億多人去開戶頭。咱們中國，真有那麼多的高明商人？那麼多的股票行家？恐怕不是，只是其中的許多人根本不明白：自己究竟能幹點什麼！

人這一輩子啊！最重要的是：知道自己能吃幾碗乾飯，究竟能幹點什麼！還是去幹點自己熟悉的、喜歡

的、有能力幹好的事吧！

小青姑娘抿抿嘴，說：這麼半天，才說了一句明白話！看來，現如今這社會，說句明白話可真不容易嘞！

哲學博士則問道：我還是有一個問題，想了半天沒有想明白：似、是，賓、主，分佈、分辨，在禪宗裏真是那麼重要嗎？

徒弟答道：當然。

博士說：既然如此，那為什麼禪宗還提倡「不落階級」？「不二法門」？

居士替出家弟子回答：你看，師父講完之後，他似乎早已經忘記了似、是、賓、主、分佈、分辨之類，你怎麼還念念不忘啊？！

哲學博士聽了，似有所悟……

偈詩經華錄

### 如世巧幻師

如世巧幻師，幻作諸男女，  
雖見諸根動，要以一機抽，  
息機歸寂然，諸幻成無性。